

新 月

第 四 號

第 三 卷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張公權總經理敬告中國銀行同人書

(四)世界經濟的潮流：

按現在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簡言之，即人民生活問題。所研究者如何使人人得其生活，並如何使其生活滿足。於是對於自國可產之物，力使其產額增加，銷之國外。其不能生產者，力求自國可替代之物，否則即購之國外，亦力求販購原料爲止，以自力製造。所以一國之產額輸出輸入，有精確之統計。我在東亞魯士參觀農事試驗場的養豬研究所，這個主任能告訴我：德國要吃多少豬。現在德國只產多少豬，每年尚須輸入多少豬。他們人民生活的統計，像我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一樣。現在全世界的國家均求生產增加，其結果，便發生剩餘現象。一則科學發明日新月異，如飛機，無線電，人造絲，人造肥料等，都非昔人夢想所及者。一則工業集中大規模的生產，如福特廠每日可出汽車八百輛，便是一例。因此生產費日減，漸漸有生產過剩的狀態。這剩餘現象，是我國經濟生活上最可驚異的事。因爲吾國這幾年，年年忙及戰事，科學一點沒有進步，然而受世界潮流的影響，科學製造品之需要，確已變成習慣，所以不得不購之國外。至工業上雖近來有見萌芽，但是各國生產過剩的結果，吾國產品的價格，不能與之競爭，即說竭力改良，而各國因科學的進步，新發明新機器，層出不窮，吾國的工業，如何能與之追逐。從這方面一想，中國真正早已破產了。吾中國人常用以自慰的「地大物博」四個字，不可再自愚惑人了。

(五)中國銀行今後之方針和制度：

諸君已知道中國國家經濟，早已破產，國民生活，實已到了極悲慘的境遇，所以我們的責任應從扶助生產，改良人民的生活做起。我們中國銀行是國際匯兌銀行，國際匯兌銀行的任務，並不在買賣先令，匯兌金鎊。是在如何設法幫助本國的產品，運銷國外。所以所謂國際匯兌，實在是國際貿易。但是欲求國際貿易的發達，必使本國的出品豐良，產費減輕，運輸便利，運使價廉物美，方可與他國的貨物競爭。所以國際貿易的根本，仍在國內貿易，換言之，國際匯兌的根本，仍在國內匯兌。我今告諸君，我們中國銀行今後的方針，是扶助國內外貿易，以達到扶助生產改良人民生活的目的。該制度則以中國銀行既是貿易銀行，自以採取英國式之純粹商業性質銀行爲宜。當竭力提倡商業匯兌，運使資金流通靈活，而放款的方針，都是純粹的商業行爲。這樣做法，銀行顧客，同受其益。即有小數與工業有關之投資，亦以活動性質者爲主。至分行制一節，則中國銀行本已採取多數分行制，今後若欲謀顧客之便利，爲社會服務起見，自應擇極常地城，添設分行辦事處。但同時必須有相當之人才，完善之設備。

行址：上海外灘二二號 營業章程函索即寄

江浙興業銀行 儲蓄部

本行開設二十四年 兼辦儲蓄業務 資本另撥 會計獨立 帳目公開 責任無限 儲蓄種類 現定左列七種 各隨存戶便利 任意選擇 利息 均特別優厚 訂有詳章 承索即寄

- (一)活期儲蓄 (二)特別儲蓄 (三)整存整付
- (四)零存整付 (五)整存零付 (六)整存付息
- (七)特別零存整付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八號

西區分理處

靜安寺路西摩路東首

虹口分理處

百老匯路蓬路轉角

杭州分行

三元坊

漢口分行

散生路

天津分行

法租界廿一號路

河北分理處

天津單街子東口

北平分理處

公安街新大路

全書十餘萬言 上等連史紙印 絲線裝訂

白屋吳生詩稿

吳芳吉著

原價	特價
二元三角	一元六角

爲人生而文學，然後才有文學的真正價值，這是當今作家誰都要承認的信條。詩，既是文學的一種，自然不能例外。本書作者身經軍閥混戰的種種苦狀，極端不滿於現實的社會，於是把積極的思想，一一洩之於詩，蓋所謂「補察時政，宣導民隱」，本書實兼而有之。至其詩筆之雄渾浩瀚，能合新舊於一爐，而另鑄成一格，猶其餘事。凡欲研究寫實文學，及關心社會人情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優待券

茲訂購

白屋吳生詩稿

部奉上

價洋 元 郵費 角 分 請即將

書籍照下開地址書下爲荷此致

新月書店台照

啓 月 日

地址

本券說明

- (一) 本書每部實價二元三角。凡憑此券來購者。特與優待。每部減售一元六角。函購掛號寄奉。郵費每部加一角三分半。聯購四部以上者并免郵費。
- (二) 郵匯不通之處。得用郵票代洋。作實價計算。惟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 (三) 本券有效期間。自二十年一月一日起至二月底止。逾期作廢。
- (四) 本券僅限於向「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直接購買。

吳宓先生對本書的讀後感

「……尊稿反覆誦讀，多已成誦。其情哀，其誦壯，其詞麗以則，其意深而遠，知足下邇來所進益深，險阻艱難，所以磨鍊英雄，亦以成就詩人。世態物情，雖言之可憤可恨，然拈來手中，皆是詩人良好材料，於足下之時，觀之益信。……」

「……況足下弱冠之年，天涯奔波，風塵戎馬，萬里爲家，當其入世之初，壯心始遠，憂愁交至，此其所見所聞，邇有以異乎常人。可感可泣，可道可歌，無往不然，凡是諸種，皆佛法所爲因緣，既已定爲因緣，雖欲不傾瀉吐納於詩文中，豈可得哉。此吾友詩之所以豪也。……」

KELLY & WALSH,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HONGKONG)

NOT ONLY ON SALE BUT SELLING FAST TWO YEARS OF NATIONALIST CHINA

EDITED By M. T. Z. TYAU, LL.D. (Lond.)

What is Nationalist China?

Who's Who in Nationalist China?

How is its Government organized?

What is its message to the world?

Tol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mplete inside story
of Nationalist China \$10.00

THE CIVI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OOK I General Principles

BOOK II Obligations

BOOK III Rights Over Things

Translated by Ching Lin Hsia, M.A., PH.D. (Edin.)

James L. E. Chow, B.A. (Cantab.) Yukon Ohang, B.Sc.

"We feel therefore that their translation gives the best English version of the Chinese text, and we do not hesitate to recommend it as such to the public."—FORWARD.

FOO PING-SHEUNG (Chairman).

CHAO PEH-TANG.

SZE SHANG-QUAN.

LIN PING.

SOUMI CHENG.

Members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of the Civil Code.

PRICE \$10.00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目錄

從拜神到無神（四十自述的第三章）……………胡適

中國問題的物質背景……………王造時

自傳小記……………徐志摩

教育社會學專論……………鄭若谷

戀愛的過去與將來……………覺之譯

詩

再看見你.....陳夢家

只是輕煙.....陳夢家

一隻燕子.....方瑋德

詩的進化.....王蘇譯

英國內閣制成立的研究(續).....錢九威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

零星

文學的最重性.....梁實秋

從拜神到無神

胡適

——四十自述的第三章——

(一)

紛紛歌舞賽蛇蟲，

酒醴牲牢告潔豐。

果有神靈來護佑，

天寒何故不臨工？

這是我父親在鄭州辦河工時（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做的十首「鄭工合龍紀事詩」的一首。他自己有註道：

「雪既降，凡俗所謂「大王」「將軍」化身臨工者，皆絕跡不復見矣。」

「大王」「將軍」都是祀典裏的河神；河工區域內的水蛇蝦蟆往往被認為大王或將軍的化身，往往享受最隆重的祠祭禮拜。河工是何等大事，而國家的治河官吏不能不向水蛇蝦蟆磕頭乞憐，真是一個民族的最大恥辱。我父親這首詩不但公然指斥這種迷信，並且用了一個很淺近的證據，證明這種迷信的荒誕可笑。這一點最可表現我父親的思想的傾向。

我父親不曾受過近世自然科學的洗禮，但他很受了程頤朱熹一系的理學的影響。理學家因襲了古代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用「氣」和「理」兩個基本觀念來解釋宇宙，敢說「天即理也」，「鬼神者，二氣（陰陽）之良能也」。這種思想，雖有不澈底的地方，很可以破除不少的迷信。況且程朱一系極力提倡「格物窮理」，教人「即物而窮其理」，這便是近世科學的態度。我父親做的「原學」，開端便說：

天地氤氲，萬物化生。

這便是採納了理學家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他做的「學爲人詩」的結論是：

爲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知，反躬踐實，

黽勉於學，守道勿失。

這便是接受了程朱一系格物窮理的治學態度。

這些話都是我四五歲時便念熟了的。先生怎樣講解，我記不得了；我當時大概完全不懂得這些話的意義。我父親死的太早，我離開他時，還只是三歲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響。他留給我的，大概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遺傳，因爲我是「我父親的兒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我小時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學，便是理學的遺風；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門上都貼着「僧道無緣」的條子，也便是理學家庭的一個招牌。

我記得我家新屋大門上的一「僧道無緣」條子，從大紅色褪到粉紅，又漸漸變成了淡白色，後來竟完全剝落了。我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我父親死後，四叔又上任做學官去了，家中的女眷便自由拜神佛了。女眷的宗教領袖是星五伯娘，她到了晚年，吃了長齋，拜佛念經，四叔和三哥（是她過繼的孫子）都不能勸阻她，後來又添上了二哥的丈母，也是吃長齋念佛的，她常來我家中住。這兩位老太婆做了好朋友，常勸誘家中的幾房女眷信佛。家中人有病痛，往往請她們念經許願還願。

二哥的丈母頗認得字，帶來了玉歷鈔傳，妙莊王經一類的善書，常給我們講說巨連救母遊地府，妙莊王的公主（觀音）出家修行，等等故事。我把她帶來的書都看了，又在戲台上看了觀音娘娘出家全本連台戲，故腦子裏裝滿了地獄的慘酷景象。

後來三哥得了肺癆病，生了幾個孩子都不曾養大。星五伯娘常爲三哥拜神佛，許願，甚至於招集和尚在家中放焰口超度冤魂。三哥自己不肯參加行禮，伯娘常叫我去代替三哥跪拜行禮。我自己幼年身體也很虛弱，多病痛，所以我母親也常請伯娘帶我去燒香拜佛。依家鄉的風俗，我母親也會把我許在觀音菩薩座下做弟子，還給我取了一個佛名，上一字是個「觀」字，下一字我忘了。我母親愛我心切，時時教我拜佛拜神總須誠心敬禮。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十里路上所過廟宇路亭，凡有神佛之處，她總教我拜揖。有一年我害肚痛，眼睛裏又起翳，她代我許願：病好之後親自到古塘山觀音菩薩座前燒香還願。後來我病好了，她親自

跟伯娘帶了我去朝拜古塘山。山路很難走，她的脚是終年疼的，但她爲了兒子，步行朝山，上山時走幾步便須坐下歇息，却總不說一聲苦痛。我這時候自然也是很誠心的跟着她們禮拜。

我母親盼望我讀書成名，故常常叮囑我每天要拜孔夫子。禹臣先生學堂壁上掛着一幅硃印石刻的吳道子畫的孔子像，我們每晚放學時總得對他拜一個揖。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見了外甥章硯香（比我大幾歲）供着一個孔夫子神龕，是用大紙匣子做的，用紅紙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貼着金紙剪的香爐燭臺和供獻，神龕外邊貼着許多紅紙金紙的聖廟匾額對聯，寫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類的句子。我看了這神龕，心理好生羨慕，回到家裏，也造了一座小聖廟。我在家中尋到了一隻燕窩匣子，做了聖廟大庭；又把匣子中間挖空一方塊，用一隻午時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聖廟的內堂，堂上也設了祭桌，神位，香爐，燭台等等。我在兩廂又添設了顏淵子路一班聖門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聯語類編，鈔出了許多聖廟聯匾句子，都用金銀錫箔做成匾對，請近仁叔寫了貼上。這一座孔廟很費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親見我這樣敬禮孔夫子，她十分高興，給我一張小桌子專供這神龕，並且給我一個銅香爐；每逢初一和十五，她總教我焚香敬禮。

這座小聖廟，因爲我母親的加意保存，到我廿七歲從外國回家時，還不會毀壞。但我的宗教虔誠却早已摧毀破壞了。我在十一二歲時便已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

有一天，我正在溫習朱子的小學，念到了一段司馬溫公的家訓，其中有論地獄的話，說：

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亦無所施。

我重讀了這幾句話，忽然高興的直跳起來。目連救母，玉歷鈔傳等書裏的地獄慘狀，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覺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陳設在祭壇上的十殿閻王的畫像，和十八層地獄的種種牛頭馬面用鋼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鍋，拋下奈何橋下去喂餓狗毒蛇，——這種種慘狀也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現在覺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這句話：「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亦無所施。」我心裏很高興，真像地藏王菩薩把錫杖一指，打開地獄門了。

這件事我記不清在那一年了，大概在十一歲時。這時候，我已能夠自己看古文書了。禹臣先生教我看綱鑑易知錄，後來又教我改看御批通鑑集覽。易知錄有句讀，故我不覺嘆力。通鑑集覽須我自己用硃筆點讀，故讀的很遲緩。有一次二哥從上海回來，見我看御批通鑑集覽，他不贊成；他對禹臣先生說，不如看資治通鑑。於是我便點讀資治通鑑了。這是我研究中國史的第一步。我不久便很喜歡這一類的歷史書，並且感覺朝代帝王年號的難記，便想編一部「歷代帝王年號歌訣」！近仁叔很鼓勵我做此事，我真動手編這部七字句的歷史歌訣

了。此稿已遺失了，我已不記得這件野心工作編到了那一朝代。但這也可算是我的「整理國故」的破土工作。可是誰也想不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竟會大大的影響我的宗教信仰，竟會使我變成一個無神論者。

有一天，我讀到資治通鑑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記范縝（齊梁時代人，死時約在西歷五一〇年）反對佛教的故事，說：

「縝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諠譁，難之，終不能屈。

我先已讀司馬光論地獄的話了，故我讀了這一段議論，覺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司馬光的話教我不信地獄，范縝的話使我更進一步，便走上了無鬼神的路。范縝用了一個譬喻，說形和神的關係就像刀子和刀口的鋒利一樣；沒有刀子，便沒有刀子的「快」了；那麼，沒有形體，還能有神魂嗎？這個譬喻是很淺顯的，恰恰合一個初開知識的小孩子的程度，所以我越想越覺得范縝說的有道理。司馬光引了這三十五個字的神滅論，居然把我腦子裏的無數鬼神都趕跑了。從此以後，我便不知不覺的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

我那時並不知道范縝的神滅論全文載在梁書（卷四八）裏，也不知道當時許多人駁他的文章保存在弘明集裏。我只讀了這三十五個字，便換了一個人。大概司馬光也受了范縝的影響，故有「形既朽滅，神亦飄散」的議論；大概他感謝范縝，故他編通鑑時，硬把神滅論摘

了最精采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歷史裏。他決想不到，八百年後這三十五個字竟感悟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竟影響了他一生的思想。

通鑑又記述范縝和竟陵王蕭子良討論「因果」的事，這一段在我的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原文如下：

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

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幃，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這一段議論也只是一個譬喻，但我當時讀了只覺得他說的明白有理，遂熟讀了記在心裏。我當時實在還不能了解范縝的議論的哲學意義。他主張一種「偶然論」，用來破壞佛教的果報輪迴說。我小時聽慣了佛家果報輪迴的教訓，最怕來世變猪變狗，忽然看見了范縝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裏非常高興，胆子便大的多了。他和司馬光的神滅論教我不怕地獄；他的無因果論教我不怕輪迴。我喜歡他們的話，因爲他們教我不怕。我信服他們的話，因爲他們教我不怕。

(三)